

GHOSTS

鬼话连篇

【幽冥再现卷】

许欣 / 编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94628

鬼话连篇

【幽冥再现卷】

许欣 / 编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话连篇·幽冥再现卷/许欣编.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1

ISBN 7-225-02616-X

I. 鬼… II. 许…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1187 号

鬼话连篇·幽冥再现卷

作 者:许 欣 编

责任编辑:张 莉

出版发行:青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

版 次: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5-02616-X/I·612

定 价:18.00 元

目 录

我不是江珂的替身	1
阴间女友	12
香劫	15
第一夜的惊喜	26
遇到了	31
魔梦	35
无缘的灵魂	45
见死不救的下场	48
婴灵	53
夜火	63
菊花那夜	70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的	77
血婴粟的诅咒	83
下一个就是你!	97
凶宅之恋	112
午夜凶宅	124
高校惊魂之三天四夜	133
一盒磁带	150
离魂衣	157

鬼

话

连

篇

我不是江珂的替身

幽冥再现卷

之
一

我不是江珂的替身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其最初源头,这源头可以是人,可以是事,也可以是其它的某种毫不相干的东西……譬如一部小小的电话。

我们寝室的这部电话是现今很普遍的那种,讨人喜欢的白色机身,比计算器略大的显示屏,一排排按键安分守己地各就其位,使人一看到它们便有种想拨号的冲动。每当夜幕降临,电话铃声便会准时响起,由于我离电话距离较近,便承担起了接电话的任务。来电话的大多是寝室里那几位仁兄的女友,她们个个拥有训练有素的甜美嗓音,而且对我又彬彬有礼,因此即使是午夜我接起电话来也不厌其烦。

暑假来临之时,我没有回家,一来自己报了两个补习班,二来不想在家中虚度时光。这样一来,七月下旬以后寝室里便只剩

我一人了。电话铃声响起的频率也随之骤减,有时一整天电话都在那里沉默不语,好像是在有意与我一决高下一样。

晚间室内热得令人窒息,走廊寂静无声,由于怕开灯引来蚊子,我只好独自躺在黑暗中听音乐,或者漫无边际地冥思苦想,加之晚上我时常头痛,简直是无聊透顶。电话铃偶尔响起,不是老妈的唠叨便是打错电话的。

这天,电话铃响起,我接起来,结果又是一个打错的电话。

十分钟后,铃声再次响起,我接起来,对方是一个女孩,声音纤细而柔软,“请问你是江珂吗?”

我疲倦地说不是,旋即挂掉电话。

又过了一会儿,电话再次响起,依然是那个女孩,不过,声音变得急切起来。

“江珂!难道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不要骗我了,你的声音我听得出来。你就是江珂。”

我想再次挂掉电话,却又怕她再次打来,心想何不答应下来,反正对方也不知道我是谁——好奇心这东西有时是无法控制的。

于是,我说:“我是江珂,你是谁?”

“我是阿了,听不出来了吧?两年不见了,你还好吗?还是老样子吗?如今真是想念我们高中时在一起的日子啊!”

女孩在那边叹了一口气。我从床上坐了起来,顿觉神清气爽,头不痛了。

“是阿了啊?你过得还好吧?我如今的变化很大,不过,我不能告诉你。你先说说过去我是什么样子?”我尽力放松,让语气变得平和一些。

“过去嘛!怎么说呢?班子里的活跃分子,萨克斯吹得全校第一,女生都喜欢围着你转,说话时喜欢打手势,头发打卷,还喜

欢用手摸自己的耳朵。呵呵,不过……”

她没有说下去,好像触及到了敏感的问题。

“说下去,不过什么?”

“你,你还爱吃草吗?”

“你说什么?你说我吃草!!”

“江珂,江珂,你不要生气好吗?你吃草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们也并没有因为你吃草就瞧不起你,只是你自己的心里总是对此耿耿于怀。后来,同学们疏远你也并不是因为你吃草的缘故。”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了……”

电话断了,一阵嘟嘟的盲音。

我呆呆地坐在床头,气喘吁吁,冲着话筒大声地喊,喂喂喂喂喂。

一如既往的盲音。

我躺了下来,心想,吃草?鬼才信呢!

真是伤透脑筋的问题,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孩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她后来到底看到了什么?

我百思不得其解,索性一头扎入梦境。

二

尽管寝室里只剩我一人,但就整个校园来说,还是熙熙攘攘,这使我忘却了孤单。

从补习班回来时,途经校足球场,看到那翠绿的草坪陡然想起昨夜的那个电话。下意识地走进了草坪,席地而坐。夏日的微

风轻轻拂过脸颊,不觉心情荡漾。顺手抓起几根草,握在手中仔细端详。

有人竟然会喜欢吃草,真是罕见。手里抓着那几根绿草,我突然有种冲动——想尝尝草的味道。

环顾四下,没有人注意我。于是,我抓起那几根草轻轻地咬了一小口。没有什么感觉,便把那几根草一骨脑全都塞进了嘴里。

走出草坪的时候,心里有种怪怪的感觉,心想,自己怎么会吃草呢?

我低着头走着,思忖着刚才的事情。不知不觉已走到了学校小礼堂的门前。

抬起头,发现自己竟置身于人流之中,四周人头攒动。礼堂门口仍然有人流涌出。好像是电影散场一般。

我突然想起自己包里还有一张票,翻开包,票还在,这才想起今天是同学方为的个人演唱会。

我迎着人流向前走,感觉身后有人拍了我一下。

我没有回头,依然自顾自地往前走。

那人大喊了一声:“江珂!”

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突然拉了一下,停了下来。我没有往后看,我不知道那个人叫的是谁。但是我想他叫的绝对不会是阿了叫的那个江珂,绝对不会。他也许是在叫别人。

那个人的脚步声我听得出来,他走近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说:“江珂。”

我近乎颤抖地转过身,由于过度紧张,我变得语无伦次,“我不是江珂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江珂你认错人了。”

我边说边向那个人挥手,做出拒绝的手势。

我只注意到那个人是个男生,鼻梁很高,目光深不可测。他

仔细地打量我一番，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对不起，认错人了。”

然后，转身走了。

我听到他自言自语说：“太像了，连说话的姿势都像。”

三

夜里电话再次响起，我接起来，打来的是阿了。

“我是阿了，昨天真是对不起。”她的声音很疲倦，“没关系，接着昨天的话题吧！你昨天说你看到了什么？”

她在电话那边迟疑了一会儿，听筒里静得出奇，好像她此刻正站在宇宙的另一端给我打电话一样。

“昨天，我没有说看到什么啊！你记错了吧？”

“没有，我没有记错，昨天你确实说了，说你看到了关于我的事情。”

“说点别的吧！今天是不是有人碰到你了？”

我感觉握听筒的手心出汗了，房间里的气氛令我感到窒息。

“没有。”我坚定地说。

“真的没有？可是今天有人告诉我说看到你了，而且和你打了招呼。”

“是吗？”

“是的，他说他看到的分明就是你，可是你却挥手不承认。”

“他看到我的脸了？”

“当然，如假包换的、正宗的属于江珂的脸。”

“你现在还好吗？”我有意转移话题。

“我还是老样于，不过，头发比以前短了许多，脸上的痘痘也没有了，我们这里很冷，即使是夏天温度也不高。有的时候很

想念我们上高中的日子,如果有机会我很想见见你。我能理解你吃草的心情,因为我也和你差不多。不过,我不吃草。”

“好啊,我也有这个意思。”

我不吃草,不吃草吃什么?

“其实我已经见过你了,只是你没有认出我。”她说。

“什么时候?”

“这你不用管,这些年来同学们都暗中看望过你,我们也希望你过得快乐一些。没有与你正面接触也是有原因,我们只是不想再看到……”

电话再一次断了。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开了门,原来是方为。

我站在黑暗中,方为站在走廊的灯光里。方为走进来后说,“打开灯吧!”

我说:“好的。”

我按了一下开关。灯亮了。

方为走到他的床前开始铺被子,他背对着我,我站在床边。

他说:“今天怎么没有去看我的演唱会?”

“对不起,忘记了。”

“我也感觉你这些天有些心神不宁,记忆力下降可不是好兆头啊?”

方为铺被子的手突然停下了。

他伫立在床边,背对着我,冷冷地说:“这是你干的吗?”

我冲他笑了笑,说:“做什么啊?我干了什么?”

“你还知道笑,你这样要我怎么睡觉啊?”他的语气严肃而愤怒。

我感觉很奇怪,他今天突如其来地回来睡觉,又莫名其妙地

说我做了什么，我能做什么？

我走到他的床边，他掀开被子，我俯下身，看到他的床上竟然有一堆杂草，那草让人一看便知道是刚从土里拔出来的，因为草根上还带有零星的泥土。这些草和今天我在足球场草坪上拔的草一模一样。

“这不是我干的。”

“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他依然背对着我。

“我不知道。”

“昨天晚上睡前我就把演唱会的票给你了，而且是第一排的。可是你却没有来，你知道我有多么失望吗？你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说着猛地转过身，双眼死死地瞪着我，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架势。

他看着我，目光中那愤怒的火焰慢慢地熄灭了。他张着嘴，眼睛惊恐地看着我的头发。

“你的头发怎么打卷了？”

“你说什么？”

他帮我拿来了镜子，我发现自己的头发果然打卷了，怎么会这样？我突然想起阿了说江珂的头发也是打卷的。

我终于明白了，我正在一步步地变成江珂。

四

方为当天晚上就走了，第二天，有几个人来到寝室搬走了方为的行李。

“我们看到了你……”

我一直在思索着阿了说这句话的含义，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了江珂后来做了什么。

我上网去找高中时的校友录，结果发现自己的名字都变成了江珂。而且我的电子信箱地址也成了江珂两个字的拼音缩写。

我彻底的完蛋了，江珂，这个可恶的名字。

我疯了一样绕着校足球场跑了五圈。然后一头倒在草坪上，我感到腑中空空，可是我却并不想吃饭，我在草坪上顺手抓了一把草添入口中，大嚼特嚼起来。

当我站起身准备离开时，看到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女孩。

那个女孩给我的感觉很奇怪，她坐在那里就像一部电话。

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短发，圆圆的脸，黑色的眸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有种感觉——她看到了我吃草的全过程。可是，她一点也不惊讶，似乎对我吃草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

她站起身，走到我的身边，惦起脚，把嘴凑进我的耳朵。

“江珂，跟我来。”她的声音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然后，她拉起我的手，她手心冰冷刺骨。

她走起路来的声音很重，这与她柔弱的身材并不相称。

走了一段路，她把我带到一个阶梯教室门前。掏出钥匙打开门。

然后不知从何处拿出一本书，走到我的面前，冲我莞尔一笑。

“你是谁？”我问她。

“阿了让我来的。”

“让你来干什么？”

“陪你共尽晚餐，你吃草，我吃纸。”说着，她开始撕书，把书撕成一条条后，开始像吃面条一样，仰头张开嘴，把纸条送入口中。

阶梯教室里只有我和她，夏风吹着窗子啪啪作响，令人不寒

而栗。

我惊呆了，她微笑着看着我，露出雪白的牙齿——顷刻间，我忽然有种可怕的想法，她就是阿了。

突然，她撕纸的速度加快了，哗哗哗，然后将纸团统统塞入口中。还边吃纸边含糊不清地对我说：“你也来吃纸吧！”

我吓得魂飞魄散，夺门而出。

五

午夜，再次接到阿了的电话。

“你为什么要叫那个女孩找我？”

“不为什么？”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今天难道没有看出那个女孩是谁吗？”

“我真的不记得了，那个女孩是谁？”

“是我？”

“是你？”我屏息敛气地坐着，感觉身体变得僵硬麻木。

“是我，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竟然忘了我的样子。还记得高中的时候吗？我们经常通电话，那时候我们的父母经常出差。所以，我们经常在午夜聊天，有时会聊上几个小时。这期间我并没有发现你有什么不正常，高二下学期班里组织一次野游，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却消失了，等到我们找到你的时候才发现你正蹲在地上吃草。”

“是吗？那后来你到底看到了我什么？”我想说我不是江珂，可是无论如何我都说不出口。

“我们看到了……”她的语气突然急转直下，好像发现了什么一样。“等等，你不是江珂！”

“是的，我不是江珂，我更不是江珂的替身。”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承认。”

“我当时只是一时好奇才答应下来，不过，不管你有什么人，我不想过问，我希望这件事情尽快结束，我不想变成一个食草动物。”

“可是已经晚了，你是要负出代价的，你确实不是江珂的替身，因为你就是江珂。”

她的声音十分肯定，斩钉截铁。好像天生注定我就是江珂一样。

“你一定想知道后来我们都看到了什么？好吧！我告诉你，一次，我们去你家玩，看到你抱着电话说个没完没了，结果我们却发现你的电话没有插线。”

我感觉头皮麻麻的，她的话令我有些毛骨悚然。

这时，有人敲门。

我对阿了说：“你先等会儿，有人敲门。”

打开门，竟然是方为。

我很惊讶，“方为，你不是搬走了吗？”

“搬走，我什么时候搬走过啊？我们不是一直住在一起吗？”

“可是你的行李……”我向方为的床铺望去，发现他的床铺完好如初。

我惊呆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多想，对方为说，“我还有一个电话没打完。”

“江珂，你别开玩笑。”方为走到我的床前，拿起床头的白色电话冲我晃了晃，“这部旧电话你还舍不得扔啊？真是喜欢怀旧的人。就算是用也要记得插上电话线。”

我一看，我先前用来打电话的那个机子确实没有插线。

“可是我刚才明明是打了电话的。而且用的就是这部白色

电话,还有,刚才你叫我什么?”

“江珂!难道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

方为冲我笑着,递给我一张票,“这是明天我的演唱会门票,你坐在第一排,要准时来哦!”

我接过票,木然地站在寝室的正中间。

方为走到床边,打起了电话:“明天是我的演唱会,记得准时到场啊,票在我这里……”

我清楚地看到他手里的那部电话是红色的,崭新的。而我床上的那部电话却是白色的,上面布满划痕,破旧不堪。

阴间女友

鬼

话

连

篇

幽冥再现卷

之
二

下课已经快四个小时了，我仍然呆呆的坐在电脑室里。

我用颤抖的手点起了第三十一根烟，大口大口的吸着，又抽了两口刚买的酒，“呸，真他妈的难喝，”我差点吐出来，但我现在只想麻醉自己，劣酒可能更好。

—

“找保姆么？这个怎么样？才从中专毕业，想打工赚点钱。”中介人口沫横飞的向我推销着。

女孩十八九的样子，正怯怯的看着我，一股莫名的感觉涌了上来，“好吧，就是她了，月薪五百，吃住全免，只是洗衣做饭就行。”

我付了五十元中介费后就带着女孩走了。

我今年要考研，课程非常紧，女友是我们导师的女儿，她也要考研，那没办法，只能请个保姆了，家里每月会按时汇来三千

元生活费，将就点也够了。

我租的是套两室一厅，一人一间，倒也方便，女孩一回去就开始收拾，整理的挺干净，更妙的是饭菜做的竟然都是我喜欢吃的，我那天作了个好梦，考上研后和我们导师的女儿结婚了，我喝的大醉。

初始两天感觉女孩挺好，只是有时觉得她老在偷看我，也没太放心上，大概是小姑娘对男主人不放心吧，报纸可能看多了。不过这小保姆长的倒还不错，一双眼睛挺有灵气的。

这天我洗过澡后坐在客厅看电视新闻，感觉她又在看着我，我突然想和她开个玩笑，猛的扭身，她却迅疾低下了头，但让我吃惊的是，在她低头的瞬间我竟在她眼中看到了一抹幽怨而又熟悉的光芒，我心里一颤，全身立时觉得发冷，象谁呢？

我敢肯定见过这种眼神，但一时却想不起来。

女孩低声问，“大哥你渴了吧，俺去给你倒杯水。”

我呆呆的点头，暗骂自己的胡思乱想，这怎么可能。

“大哥，怎么没见过你女朋友呢？”女孩的声音幽幽的响起。

我顺手接过了杯子，有些神思不宁，“嗯，她正忙着呢！”

“你就谈过这一次恋爱么？”

“嗯，以前还有一个，不过……”我猛然惊醒，扭身看她，“怎么问这个？”

她把目光转向了别处，声音显得很遥远，“俺想真正爱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

我哑然失笑了，“你还小，不懂。”

女孩定定看着我，坚决的，“不，俺比你懂。”

巨大的冲击使我惊悚的说不出话了，我终于读懂了她的眼神，那是我前女友的眼睛啊，我自从认识导师的女儿后已经和她分手快半年了，但女孩比她小着好几岁，长的也不一样。